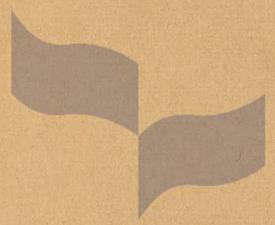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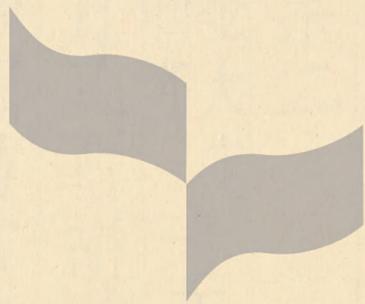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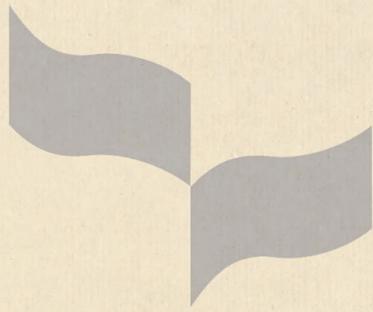
deli得力 No.62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二

宋紀八十二

甲申一年

孝宗二

隆興二年

金大定四年

春正月丙午金罷僕散忠義復以

書來

二月乙酉胡昉自宿州還初昉至金金人以

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

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既而僕散忠義以書

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即遣還邊事令元帥

府從宜措畫三月丙戌朔詔張浚視師江淮金軍

武進薛應齋集



退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
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
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
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
械未備人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帝惑之會戶
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爲戒早
決國是爲社稷至計乃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
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
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
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

爲險者皆積水爲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
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
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
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沉勇
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
益懼吏部郎龔茂良言于浚曰本朝禦敵景德之勝
本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斷勿
爲靖康之疑浚深然之丁亥貶盧仲賢械送郴州
編管夏四月丁丑罷張浚判福州湯思退諷右正
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奏令張深守泗不受

趙廓之代為拒命復論督府叅議官馮方罷之浚乃
請解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
端禮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
未必精蓋詆浚也浚留平江凡入上疏乞致仕帝察
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
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
當使去國皆坐罷 五月壬辰詔曰朕惟祖宗選用
將帥以崇武節外建方鎮內列環尹品式備具近來
環衛久不除授非所以儲材而均任也可應舊制應
以才畧聞堪任將帥及久勤軍事暫歸休逸之人並

爲環衛官更不換授並令兼領 六月甲寅朔日食

壬申命虞允文棄唐鄧允文不奉詔 秋七月乙酉

召虞允文還以韓仲通爲湖北京西制置使 丁亥

洪遵罷 己巳命撤兩淮邊備湯思退急欲和好之

成自壞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脩海船毀

拆水匱不推軍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 八月

甲寅朔帝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胡

銓以賑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

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

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

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爲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
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醜毒
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
若成則有可吊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爲
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吊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
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
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
多事矣旦殊不以爲然旣而遂和海內乾耗旦始悔
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吊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
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

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
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
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
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
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旣成檜建議遣二三大
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
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
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
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
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

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

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覲之費私覲之外又有賀正
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
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
陛下何憚而爲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嫚書
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
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爲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
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耻獻納二字富
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
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
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耻獻納不必

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
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
啣壁啣壁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
衣行酒然後爲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爲
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
決不成儻乾剛獨斷泊回使者魏杞康濟等絕請和
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
可爲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
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
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

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啣壁輿櫬之酷
九也無青衣行酒之慘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
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
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
爲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爲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庚辰以賀允中知樞密院事 辛巳張浚卒初浚旣

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䟽言尹穡姦邪
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爲
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
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

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疾
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
疾手書付二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
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
數日而卒贈太保後帝思浚忠加贈太師謚忠獻浚
字德遠綿竹人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徧行邊壘
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
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異之宜故一旦起自䟽遠當樞
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國親見二帝北
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故終身不主

一
一曲拉金肯更有何事
廠

和議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
楊儀終其身不爲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
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不
及亮也 壬午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
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于叔大金皇帝歲幣
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
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
可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
加兵帝善之 錢端禮又請遣國信所大通事王抃
如金師持周葵書致于僕散忠義及紇石烈志寧

詔江浙水利久不講脩勢家圍田堙塞流水諸州守
臣按視以聞於是知湖州鄭作肅知宣州許尹知秀
州姚憲知常州劉唐稽並乞開圍田濬港瀆詔湖州
委朱夏卿秀州委曾愔平江府委陳彌作常州江陰
軍委葉謙亨宣州太平州委沈樞措置 金以完顏
守道爲尚書左丞金主謂守道曰卿等每奏皆常事
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
宰相之任誰不能之 江浙大水詔陳闕失監察御
史龔茂良上疏曰水至陰也其占爲女寵爲嬖佞爲
小人專制崇觀政和小人道長內則儉腐竊弄外則

姦回充斥於是京城大水以至金人犯闕今進退一人施行一事命由中出人心譁然指爲此輩臣願先去腹心之疾然後政事闕失可次第言矣內侍梁珂曾覲龍大淵皆用事故茂良及之尋遷右正言會梁珂沒贈節度謚靖恭茂良諫曰中興賢相如趙鼎勲臣如韓世忠皆未有謚如朝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之心今施於珂爲可惜竟寢其謚 九月辛丑以王之望叅知政事 時久雨出內庫白金四十萬賑貧民龔茂良上言曰今積陰弗解淫雨益甚熒惑入斗正當吳分天意若有所怒而未釋會覲龍大淵害政

甚于梁珂百倍上諭以皆潛邸舊人非他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事翌日再疏言唐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姦邪朕獨不知何耶泌曰此其所以為姦邪也今大淵覲所為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疏入不報 癸卯湯思

退都督江淮軍馬初思退急於求和諷侍御史尹穡言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因擢穡諫議大夫至是命思退都督江淮固辭不行乙巳復命楊存中為同都督錢端禮吳芾並為都督府叅贊軍事 冬十月甲寅魏杞至盱眙金帥以國書

未如式弗受。丁卯，賀允中罷。庚午，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躋於治。辛巳，金兵復渡淮。初，湯思退以帝悔悟，恐

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渡淮。始，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

至是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知楚州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于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十一月乙酉金兵軼境魏勝帥諸兵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金人入濠洲都統制王彥棄

昭關走 庚寅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
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
爲援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 辛卯湯
思退罷尋以尹穡晁公武論其主和誤國落觀文殿
大學士未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
湯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鈎致敵人之罪乞
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
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
卿黃中龔茂良張栻劉夙查籥以濟大計思退行至
信州聞之憂悸而死思退與張浚同相浚以雪耻復

讐爲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爲言始終不合 戊戌
復以陳康伯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時
金兵犯淮人情驚駭張浚已卒皆望康伯復相乃自
紹興召拜康伯力疾至闕下詔子安節婿文好謙掖
以見減拜賜坐 庚子遣兵部侍郎胡銓右諫議大
夫尹穡分詣兩浙措置海道贈魏勝寧國軍節度使
謚忠壯 辛丑以錢端禮僉書樞密院事壬寅以虞
允文同僉書樞密院事癸卯遣王之望勞師江上乙
巳以錢端禮權叅知政事閏月甲寅陳康伯入見詔
間日一朝許肩輿至殿門給扶升殿非大事不署

丙辰周葵罷 王林見金二帥得報書以歸 壬戌

詔罷胡銓尹穡丙寅召韓仲通以沈介爲湖北京西制置使 乙亥王之望罷先是金人至揚州或請擊

之楊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壘以自守之望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爲得計帝詔督府擇利害擊金軍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旣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遂罷 丙

子王抃使金持陳康伯報書以行 十二月辛卯以

王剛中僉書樞密院事剛中在蜀時吳璘姚仲王彥皆以大將建節雄於一方守帥以文治則玩於柔而

號令不行以武競則窒於暴而下情不通惟剛中檢
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
容裁決皆中機會及去蜀士民懷之 丙申詔曰比
遣王抃遠抵穎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倣大
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
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
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重念數州之民罹
此一時之難老稚有蕩析之裁丁壯有係累之苦宜
推蕩滌之宥少慰凋殘之情應沿邊被兵州軍除逃
遁官吏不赦外餘並放遺此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

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
是春湖南郴州宜章縣盜李金焚掠州縣討平之
金以女真字譯經史

浙江圖書

宋元通鑑卷八十二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八十三 起乙酉至己丑凡五年

孝宗三

乾道元年 金大定五年 春正月辛亥朔合祀天地于園丘

大赦改元先是洪适為太常奏聖上踐阼務崇乾德

郊丘講禮專以誠意交於神明竊謂古今不相沿樂

金石八音不入俗耳通國鮮習其藝而聽之則倦且

寐獨以古樂嘗用之郊廟爾昔者竽工鼓員不應經

法孔光何武嘗奏罷於漢代前史是之今樂工為數

甚夥其鹵簿六引前後鼓吹有司已奏明詔三分減
一惟是肄習尚踰三月之淹夫驅游手之人撻金擊
石安能盡中音律使鳳儀而獸舞而日給虛費總爲
緡錢鉅萬若從裁酌用一月教習自可應聲合節不
至闕事於是詔郊祀樂工令肄習一月太常寺復言
郊祀合用節奏樂工舞工其分詣社稷及別廟並番
輪應奉更不添置辛酉召楊存中還罷都督府以存
中爲寧遠昭慶節度使又罷兩淮及陝西河東宣撫
招討司 庚午詔館職更迭補外 召提舉太平興
國宮陳俊卿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具論

人才當以氣節爲主。氣節者，少有過差，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上然之。除吏部侍郎，同脩國史。

二月丁未，陳康伯卒。康伯字長卿，弋陽人，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帝嘗謂輔臣曰：「康伯有器量，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至是，奏事出殿門，疾作，輿至，第不起。

三月甲寅，太白晝見。

庚申，以虞允文叅知政事。

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

癸亥，黃祖舜卒。祖舜，福清人。

舉進士，歷官同知樞密院事。裁抑冒濫，嘗進論語。

講義詞理明粹，亦有足稱。謚莊定。

魏杞還自金初。

杞至燕山，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

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
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
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
禮而還帝慰藉甚厚是春湖南盜起入廣東焚掠

州縣官軍討平之夏四月庚子金報問使完顏仲

等入見乙巳吳璘入見五月壬申吳璘判興元府

丙子宜章縣盜李金等復作亂朝廷憂之以劉珙
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聲言發郡縣兵討擊而移
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
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珙知其暑行疲怠發夫數

程外迎之代其負任至則犒賜過望軍士感奮珙知
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募賊徒相捕斬詣吏
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賊追至莽山賊黨曹彥
黃珙執李金以降支黨竄匿者尚衆珙諭欽等却兵
聽其自降賊相率納兵給據歸田里第上諸將功狀
有差上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
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旣誅羣盜而功
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益勉副朕
意朱熹請祠差監南嶽廟六月癸未王剛中卒
剛中字時亨樂平人自進士至公卿無他嗜好公退

唯讀書著文爲樂 丙戌以洪适僉書樞密院事适
拜僉書帝謂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可與洪适共議
自是東西府始同班奏事 秋八月乙酉立鄧王愔
爲皇太子大赦愔帝長子也 丁亥虞允文罷己丑
以洪适叅知政事葉顥僉書樞密院事 癸巳錢端
禮罷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叅闕之甚急太子愔夫
人端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
任執政坐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者
皆被斥端禮遣人密告陳俊卿言已即相當引共政
俊卿斥之翌日進讀寶訓因言本朝家法戚屬不預

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謹守帝納其言端禮憾之出
俊卿知建寧及太子立端禮不得已引嫌奉祠 戊
戌吏部侍郎章服以論虞允文阿附罷 九月甲戌
以汪澈知樞密院事 冬十月壬辰上御大慶殿冊
皇太子 乙巳淮北紅巾賊踰淮劫掠知楚州胡明
擊殺其首蕭榮 十一月辛亥招收兩淮流散忠義
人 十二月戊寅以洪适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兼樞密使汪澈爲樞密使葉顥叅知政事兼同知樞
密院事近習武臣梁俊彥請稅江淮沙田蘆場以助
軍餉帝以問顥顥對曰蘆場臣未之詳沙田者乃江

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其田未可以爲常也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帝大悟即詔罷之顥退至中書召俊彥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爲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以塞責俊彥惶恐免冠謝始釋之時謂顥此舉有申屠嘉辱鄧通韓琦徇任守忠之遺意云

二年

金大定六年

春正月辛酉省六合戍兵以所墾田給

還復業之民戶部侍郎曾懷言江西路營田四千餘頃已佃一千九百餘頃租錢五萬五百餘貫若出賣

可得六萬五千餘貫及兩浙轉運司所括已佃九十
餘萬畝合而言之爲數浩瀚今欲遵元詔見佃願買
者減價二分詔曾懷等提領出賣其錢輸左藏南庫
別貯之 二月丁丑罷盱眙屯田賑兩浙江東饑
金左丞相僕散忠義卒忠義謙以接下敬儒重士與
人交侃侃如也善馭將卒能得其死力爲宰輔數年
知無不言故能以外戚兼任將相以功名終 三月
辛未洪适罷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中書舍人
半歲四遷至右相然無大建明以究其所學會霖雨
适引咎乞罷帝從之癸酉以魏杞同知樞密院事

夏四月庚辰詔兩浙漕臣王炎開平江湖秀圍田

乙未汪澈罷澈在政府帝密訪人材澈薦百有十八

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無私不欺耳其自奉

清約賤貴弗渝五月庚戌葉顥罷以魏杞叅知政

事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蔣芾僉書樞密院事癸

丑太白晝見經天禁浙西脩築圍田罷脩建康行宮

六月甲戌罷兩浙路提舉市舶司戊寅詔制科權

罷注䟽出題守臣監司亦許解送知秀州孫大雅

代還言州有柘湖澱山湖陳湖支港相貫西北可入

於江東南可達於海旁海農家作壩以却鹹潮雖利

及一方而水患實害鄰郡設䟽導之則又害及旁海
之田若於諸港浦置牐啓閉不惟可以洩水而旱亦
獲利然工力稍大欲率大姓出錢下戶出力於農隙
修治之於是以兩浙轉運副使姜詵與守臣視之詵
尋與秀州常州平江府江陰軍條上利便詔秀州華
亭縣張涇牐并澉山東北通陂塘港淺處俟今年十
一月興脩常州江陰軍蔡涇牐及申港明年春興修
利港俟休役一年興修平江府姑緩之 秋七月己
酉調泉州左翼軍屯許浦鎮甲寅以鎮江都統制戚
方爲武當軍節度使 八月丙戌林安宅罷初安宅

爲御史請兩淮行鐵錢葉顥力言不可安宅忿然旣
入樞府乃劾顥子受宣州富人錢百萬御史王伯庠
亦論之顥乞辯明及顥罷叅樞上下其事于臨安府
命尹王炎親鞫置對無跡帝以安宅伯庠風聞失實
並免官仍貶安宅筠州安置召顥赴闕帝勞之曰卿
之清德自是愈光矣 九月甲辰上元知縣李允升
犯賊杖脊刺面配惠州牢城籍其貲建康守臣王佐
坐縱允升貶建昌軍居住其薦舉及失按者並奪官
冬十月己卯蠲諸路酒坊逋賦 十一月以陳俊
卿爲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又將游獵白石俊

卿上疏力諫至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
爲戒上喜曰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 楊存中卒
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今名代州崞縣人
史稱其出入宿衛四十年忠義勇敢遇大小二百餘
戰身被五十餘創未嘗大敗蓋亦帥臣之傑然者也
但其如運怪石置之太平樓酒肆營居鳳山十年而
就以此推之則其憂時體國之意未必深切張絢王
十朋陳俊卿相繼論列殆不爲無謂矣 十二月己
卯以葉顥知樞密院事甲申以葉顥魏杞爲尚書左
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顥首薦汪應辰王十

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芮擘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
從臺諫上嘉納之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
姦使盜惟去泰甚上曰固然虞有禹臯亦有共驩周
有旦奭亦有管蔡在用不用顛曰誠如聖訓但今日
在朝雖未見有共驩管蔡然有竊弄威福者臣不敢
隱上問爲誰顛以龍大淵對以蔣芾叅知政事陳
俊卿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覲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
士大夫多出其門俊卿與大淵等公見外不交一語
大淵等納謁亦謝不接庚寅詔置制國用司以宰
相領之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知兵也

而不知財穀出入之源可乎且唐制宰相兼領三司使於是詔自今宰相可帶制國用使叅知政事帶同知

三年

金大定七年

春正月甲辰詔戒大理官曰獄重事也

稽者有律當者有比疑者有讞比年顧以獄情白於宰執採取旨意以爲輕重甚無謂也自今其祇乃心敬於刑惟當爲貴毋習前非不如吾詔吾將大寘於罰罔攸赦 二月癸酉出龍大淵爲江東總管曾覲爲淮西總管甲戌大淵改浙東覲改福建覲怙寵擅權周必大金安節等嘗極論之多坐斥至是中書舍

人洪邁言於陳俊卿曰大淵覲言鄭聞當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俊卿以邁言質於帝帝怒遂出二人于外 辛巳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 丙申帝從太

上皇太上皇后幸玉津園 戊戌直秘閣石敦義犯

賊刺面配柳州籍其家 三月甲辰帝從太上皇太

上皇后幸聚景園壬戌伯母秀王夫人張氏卒 夏

四月癸酉帝爲秀王夫人成服於後苑 戊寅以吳

璘知興元府充四川宣撫使 五月甲寅吳璘卒璘

字唐卿玠弟也剛勇喜大節畧苛細代玠守蜀二十

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聲亞於玠卒贈太師仍議謚

上皇嘗問勝敵之術於璘璘對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卒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甲戌以虞允文爲四川宣撫使時吳璘卒議擇代

上諭允文曰吳璘旣卒汪應辰恐不習事無以易卿凡事不宜效張浚迂闊軍前事卿一一親臨之即拜

資政殿學士宣撫四川乙亥金遣使來取被俘人

詔實俘在民間者還之軍中人及叛亡者不預戊

寅以虞允文仍知樞密院事尋又充四川宣撫使帝

親書九事戒之 辛卯皇后夏氏崩謚曰安恭 秋

七月乙巳太子愔卒謚曰莊文 閏月癸酉權攢安

恭皇后于脩吉寺 丁亥戚方落節鉞信州居住

八月丁酉內侍噴瑜李宗回坐交結戚方受賂瑜决

杖黥面配循州宗回除名筠州編管方潭州安置籍

所盜庫金犒軍 朱熹如長沙訪張栻道經昭武謁

黃中中端莊靜重德容粹然熹自以麤厲猛起之心

恐不足以當其溫厚和平之氣先以書請納再拜之

禮而見之既乃見栻偕登衡嶽而還栻贈之詩有超

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之句熹亦有昔我抱冰炭從

君識乾坤之啓乃知其往復而深相契者蓋有在也

九月戊子太白晝見

冬十月戊戌脩真州城庚

子定內外薦舉改官人歲額十一月丙寅合祀天

地于園丘戊辰雷癸酉葉顥以帝親郊而雷引漢故

事上印綬罷相提舉太平興國宮魏杞亦罷顥至家

不疾而卒顥字子昂興化仙遊人簡易清介與物若

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自初仕至宰相服食

僮妾田宅不改其舊己丑除朱熹樞密院編脩辭

不至以陳俊卿叅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鑛將召冶

工即禁中鍛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

之細恐爲有識所窺從官梁克家莫濟俱求外補俊
卿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劾奏洪邁奸險讒佞不宜
在左右罷之 以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珙自湖南召
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
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
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
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
下之公議者又論羨餘和糴之弊帝皆嘉納之授翰
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
以爲漢高帝所以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

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
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遂
拜樞副。珙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才能皆臣
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爲
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丁丑。以雷發非時。詔臺諫
侍從兩省官指陳闕失。十二月丙申。增脩六合城。
金出蒲察通爲肇州防禦使。時通爲殿前右衛將軍。
金主惡其人。出之于外。臨發。賜金帶。諭之曰。卿雖有
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
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因顧謂左宣徽使敬嗣暉

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又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才凡已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踈為避忌也

四年金大定八年春正月戊辰籍荆南義勇民兵增給衣

甲遇農隙日番教以辛棄疾通判建康府壬午

奪秦墳秦堪郊恩蔭補二月己亥以蔣芾為尚書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詔芾常朝贊拜不名芾

辭許之乙巳以王炎僉書樞密院事癸丑五星皆

見三月庚午以晁公武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己丑

四方霧下若塵夏四月甲寅蔣芾等上欽宗帝紀

實錄丙辰禮部員外郎李燾上所著續通鑑長編自
建隆至治平一百八卷 江東路營田令見佃者減
價承買 崇安縣饑值浦城盜發崇安人情大震朱
熹請于府貸粟六百斛籍戶口散給之民賴以生及
冬有年民願償粟于官知府王淮俾留里中而上其
籍于官社倉之法始此 五月丙戌行乾道新曆帝
以近世曆學失傳士大夫無習之者新曆比舊特彼
善于此乃不別製名只以乾道命名 六月辛卯朔
太白晝見經天辛丑五星皆見 丁巳召吳化軍布
衣林彖赴行在戊午右僕射蔣芾以母喪去位 秋

七月壬戌以劉珙兼叅知政事 召建寧府處士魏

揆之赴行在揆之師胡憲與朱熹遊諸司薦其學行

被召辭謝不獲以布衣入見帝曰治道以何爲要揆

面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爲要因極陳當世之務勸

上以脩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恢復之本上嘉納之

賜揆之同進士出身除太學錄時將釋奠孔子揆之

請黜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

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為先其次猶當使之通習

世務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之何裨實用其諸政事有

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

者無不抗章盡言至三四皆不見省遂罷爲台州教授
秋八月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奉詔按視兩淮
城壁琪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劉珙乞罷
琪忤帝意旣而琪以擅興工役降三官放罷 庚戌
劉珙以繼母憂去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願留之不
聽辛亥陳俊卿請罷政不許 住賣諸路未賣營田
轉運司收租 九月庚申立內外將佐升差審察法
庚午限品官子孫名田 冬十月乙未臣寮言天下
之事必歷而後知試而後見爲縣令者必爲丞簿爲
郡守者必爲通判爲監司者必爲郡守皆有等差自

今職事官必任滿方許求外未歷親民任使即未得
 擬州郡且授通判詔從之 庚子起復蔣芾為尚書
 左僕射以陳俊卿為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芾辭終喪許之時有密旨欲今歲大舉芾奏天時人
 事未至帝不悅 甲辰大閱于茅灘帝親御甲冑指
 授方畧命三司合教為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
 師驩呼犒賚有加 十一月乙亥詔峽州布衣郭雍
 赴行在 十二月甲辰減兩浙東西路明年夏稅和
 市之半 以彭州守臣梁介脩復三縣一十餘堰灌
 漑之利及於鄰邦詔介直秘閣 西遼權國事普速

完與朶魯不弟朴古只沙里通出朶魯不爲東平王而殺之朶魯不之父幹里刺以兵問罪遂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迎夷列次子直魯古立之改元天禧

五年

金大定九年

春正月甲戌措置兩淮屯田陳俊卿以

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調兵恐不及事請于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之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

武計資歷捐以財武許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
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
各守其城相爲掎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爲然詔即
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中止 二月壬寅以梁克家
僉書樞密院事 罷制國用司甲辰以王炎叅知政
事 三月乙亥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王炎代
之陳俊卿薦允文才堪將相故也 丙子賜禮部進
士三百九十二人是科得陸九齡楊簡沈煥彭龜年
黃裳壬子賜郭雍號冲晦處士 夏四月壬辰以梁
克家兼叅知政事辛亥賑恤衢婺饒信四州流民

五月己巳帝以射弩弦斷傷目不視朝 六月戊戌
始視朝陳俊卿言于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
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仗武猛之將
以爲爪牙明賞罰以彰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
聲義烈不出于尊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懼于
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于百步之間哉 己
酉以虞允文爲樞密使 秋七月以曾覲爲浙東總
管先是龍大淵死覲在福建帝憐欲召之劉珙奏曰
此曹奴隸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
預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總朝綱也帝納珙言命遂

寢旣而覲垂滿陳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
之覲入見詔進覲一官爲觀察使俊卿及虞允文諫
不可竟申浙東之命覲怏怏而去 八月甲申朔日
食 己丑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
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
時之選獎廉退抑奔兢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
薦於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
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爲相亦以人才爲急嘗籍
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
士 九月辛酉詔淮東諸州農隙教閱民丁壬申命

許子中措置淮西山水砦招集歸正忠義人耕墾官
田 冬十月戊子賑溫台二州被水貧民己亥命饒
信二州歲各留上供米三萬石以備賑糶 十一月
癸丑朔復置淮東萬弩手名神勁軍 丙寅爲岳飛
立廟于鄂州 辛未詔侍從臺諫兩省官各舉京朝
官以上才堪監司郡守者三人

浙江

通鑑卷第八十三

浙江圖書館

通鑑卷第八十三

三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八十四

起庚寅至癸巳凡四年

孝宗四

乾道六年

金大定十年

春正月乙卯脩楚州城乙丑增築

豐儲諸倉

二月乙酉詔戶部二人分領諸路財賦

壬寅詔諭大臣均役法嚴限田抑游手務農桑三

月乙卯裁減樞密院吏額一百十有四人丁巳詔步

軍司權以三萬五千人為額己卯詔兩淮州縣官以

繁簡易其任復置江浙荆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

運使以新知成都府史正志爲之 夏四月戊戌罷

吏部尚書汪應辰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立朝多

革弊政中貴人皆側目上皇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

鳧魚于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

尚書家帝怒曰汪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

自販水銀邪時賜發運使史正志緡錢二百萬爲均

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遂出知平江府然水

銀實非買應辰家也 五月甲寅裁減六部吏額百

五十人其餘百司三衙以是爲差 己未陳俊卿虞

允文等上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會要 己巳陳

俊卿罷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爲請俊卿以爲未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鄉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脩政攘夷泛使不可輕遣 丁丑知潮州曾造犯賊命南雄州編管籍其家 夏相任得敬脅其主仁孝中分其國請命于金金主不許初仁孝之嗣位也國乃多亂任得敬乃仁孝外祖抗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

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是歲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與得敬自爲國且上表于金爲得敬求封金主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况夏國稱藩歲久一旦逼于賊臣朕爲四海主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得敬始有懼心仁孝乃謀誅之 召辛棄疾入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

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爲迎合作九議并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于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 閏月戊子以起居郎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也初紹興要盟之日金先約毋得擅易大臣秦檜益思媚金禮文多可議者而受書之儀特甚凡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常悔恨每欲遣泛使

直之陳俊卿既屢諫不聽罷去至是乃令成大使金
臨行帝謂之曰朕以卿氣宇不羣親加選擇聞外議
洶洶官屬皆憚行有諸成大對曰無故遣泛使近於
啓釁不執則戮臣已立後爲不還計帝愀然曰朕不
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噬雪餐羶或有之成大奏乞國
書併載受書禮一節弗許遂行辛卯吏部尚書陳良
祐論奏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貴於僉同
不可不察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
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
而敗今遣使乃啓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

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聯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
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效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
如符離之役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
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
曩歲嘗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
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
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
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况止求陵寢地在
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
求釁必須遣使則祈請欽宗梓宮猶為有辭內視不

足何暇事外邇者未懷豈能綏遠奏入忤旨貶瑞州
居住尋移信州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
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
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
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
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
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
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
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
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或猶以爲憂者蓋見我未

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以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脩外攘，進戰退通爲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癸巳，以梁克家叅知政事。甲辰，辛次膺卒。次膺字起季，掖人，以禮自防，雖崎嶇亂離，貧不自聊，而一介不妄受。六月壬子，申嚴卿監郎官更迭補外之制。

榮國公挺自東宮出居外第。秋七月丁丑，復置御

前弓馬子弟所命吳挺兼提舉

四

加廟曰忠烈

是月太史奏木火合宿主冊太子當有赦 八月

庚戌虞允文請蚤建太子帝曰朕久有此意事亦素定但恐儲位既正人心易驕即自縱逸不勤於學浸有失德朕所以未建者更欲其歷練庶務通知古今庶無後悔耳 夏任得敬伏誅 九月壬辰賜蘇軾謚曰文忠 范成大至自金初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并求陵寢地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既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䟽措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

邪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其復書畧云和好再成畧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爲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于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帝知成大忠懇有大用意冬十月甲戌起居舍人趙雄請置局議恢復詔以雄爲中書舍人知烏程余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讐其氣敵強者先

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漠南無王庭者讐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脩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衆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爲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漢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吳夫差

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漢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太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志上喜曰卿可謂通事體矣是月高麗翼陽公皓廢其君暉而自立皓暉弟也以讓國奏于金金主曰讓國大事也必皓篡之耳却其使而命有司詳問皓復取暉表言父遺訓傳位于皓金主乃封之十一月遣趙雄等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陵寢及更受

書之禮金主不許雄辭歸金主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爲爾國葬之 十二月戊申大閱 癸酉罷發運司以史正志奏課不實責永州安置 金安節卒安節字彥亨休寧人筮仕未嘗求薦於人及自舉薦人亦不令人知與秦檜忤不出者十八年再起論事終不屈人以此服之所著有周易解

七年

金大定十一年

春正月丙子朔上太上皇尊號帝尋諭

輔臣曰前日奉上冊寶上皇聖意甚悅翌日過宮侍宴邦家非常之慶漢唐所無也又曰本朝家法遠過

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以虜讐未復日不遑暇如
宮中臺殿上皇時爲之朕未嘗敢增益上皇到宮徘徊
周覽爲之興嘆頗訝其不飾也 虞允文復以冊

太子請帝曰朕旣立太子即令親王出鎮外藩卿宜
討論前代典禮允文尋以聞 金禁羣臣相饋獻尚

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
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
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即
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
去 帝作敬天圖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

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虞允文對曰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効大驗帝然之 二月癸丑立恭王惇爲皇太子大赦進封慶王惇爲魏王初莊文太子卒慶王懣以次當立帝以恭王愷英武類已越次立之而進封愷爲魏王判寧國府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爲重其事備見于文王世子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非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益也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爲太子詹事劉焯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 詔僧寺道觀毋免稅役 三

月乙亥朔詔訓習水軍。丙子立李氏爲皇太子妃。以張說僉書樞密院事。說妻吳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說因攀緣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官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雖感悟。尚未寢成命。時范成大當制。又不視草。忽請對。乃出詞頭。納榻前。上色遽厲。成大徐奏曰。臣有引諭願得以

聞今朝廷尊嚴雖不可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別則畧同也閣門官日日引班乃今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倅貳比也陛下作福之柄固無容議但聖意以謂有一州郡一旦驟拔客將吏爲通判職曹官顧謂何邪官屬縱俛首吏民觀聽又謂何邪上霽威沉吟曰朕將思之明日說罷後月餘成大句去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邪旣而成大竟不安于位以集賢脩撰帥靜江夏四月甲子詔皇太子判臨安府辛未進臨安尹太子與講官商較前代時出意表講官自以爲不及逮尹臨安究心民政周知

情偽帝數稱之 五月丁亥起復劉珙爲荆襄宣撫使珙固辭不起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爲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爲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其敢噤無一言以塞明詔乃手疏別奏畧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

而不敗。今德未加脩，賢不得用，賦歛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大抵闕畧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筭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荆襄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爲寢前詔。庚寅，金葬欽宗于鞏。

洛之原以一品禮 丁酉詔廣西帥臣措置南丹州
市馬是月遣知閣門事王抃點閱荆襄軍馬 六月
己巳賜吳璘謚曰武順壬申詔兩淮墾田毋創增稅
賦 秋七月庚子以王炎為樞密使四川宣撫使炎
言興元府山河堰世傳漢蕭曹所作本朝嘉祐中提
舉史炤上堰法獲降敕書刻書堰上紹興以來戶口
凋疎堰事荒廢遂委知興元府吳拱修復發卒萬人
助役宣撫司及安撫都統司共用錢三萬一千餘緡
盡修六堰濬大小渠六十五里凡漑南鄭褒城田二
十三萬三千畝有奇詔獎諭拱 八月丙辰詔兩淮

民兵勿輸丁錢 九月壬申朔以江西湖南旱命募民爲兵 朱熹勸立社倉于崇安 冬十月壬戌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生辰要帝降榻問金主起居虞允文請帝還內命知閣門事王抃諭天錫以明日會慶節就見天錫沮退癸亥會慶節金使隨班入見金主雍幸太子宮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脩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爲衆愛愈

爲美事所爲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又嘗謂高宗曰
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
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
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十一月甲戌帝
御集英殿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賜李焯制科
出身 十二月庚申詔閣門舍人依文臣館閣以次
輪對臨安尹周淙以獄空聞詔曰畿方千里俗具五
民趨利者率多巧僞亡身者公肆奪攘非閑之以義
守之以信求囹圄之空未易得也卿以吾上嗣尹正
是司布政以來風流篤厚禁網䟽闊刑罰用稀今焉

牙之通鑑卷之十四
三
俾無一人之獄足以副吾欽恤之意矣賀章來上嘉
歎不忘自是屢奏屢獎提舉浙西常平李結乞以
見管營田撥歸本司同常平田立官莊梁克家亦言
戶部賣營田率爲有力者下價取之稅入甚微不如
置官莊歲可得五十萬斛

八年

金大定十二年

春正月庚午朔班乾道敕令格式二

月乙巳詔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辛亥以虞允文
爲左丞相梁克家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罷左司
員外郎兼侍講張栻宰相陰主張說欲伸前命故出
栻知袁州栻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

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宰相近習皆憚之癸
以張說僉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
論說不可執政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詔給事
莫濟封還錄黃帝詔翰林學士王曠草制權給事
中姚憲書行而罷四人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丙寅
以曾懷叅知政事王之竒僉書樞密院事 三月戊
子詔省侍中中書尚書令員以左右丞相充其位
夏四月庚子賜禮部進士三百十九人得陸九淵舒
璘考官呂祖謙謂九淵曰未承欵教僅得傳聞一見
高文心開目明知爲江西陸子靜也 巳酉殿中侍

御史蕭之敏劾虞允文擅權不公允文請罷政許之
翼日復留出之敏提點江東刑獄 金右丞紇石烈
志寧卒金主嘗宴羣臣於太子宫顧志寧謂太子曰
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及卒甚悼
惜之曰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
後未有如此人也 朱熹以司馬光資治通鑑做春
秋例提綱以光所編作日名謂資治通鑑綱目 五
月丙寅立宗室銓試法 六月壬寅蠲兩淮歸正人
撮收課子淮東巡尉有縱逸歸正戶口過淮者奪官
有差 秋七月辛巳罷淮西屯田官兵募歸正人耕

佃 姚憲曾覲使金還所請受書事復不從 癸未
以曾覲爲武泰節度使 金罷保安蘭安摧場金主
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
用也命罷之 戊寅虞允文爲四川宣撫使初帝命
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
有文學爲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曾覲所薦者允文
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故有是命仍進封雍
國公己丑賜允文家廟祭器壬辰允文入辭帝諭以
決策親征令允文治兵埃報御正衙酌酒賜之俾即
殿門乘馬持節而出 冬十月丙辰罷借諸路職田

十一月辛未遣官鬻江浙福建二廣湖南八路官田時營田及沒官田皆稱官田令民承買十二月甲辰詔京西招集歸正人授田如兩淮戶部侍郎葉衡言奉詔覈實寧國府太平州圩岸內寧國府惠民化城舊圩四十餘里新築九里餘太平州黃池鎮福定圩周四十餘里延福等五十四圩周一百五十餘里包圍諸圩在內蕪湖縣圩周二百九十餘里通當塗圩共四百八十餘里並高廣堅緻瀕水一岸種植榆柳足捍風濤詢之農民實爲未利於是詔獎諭判寧國府魏王愷畧曰大江之壩其地廣袤使水之

畜洩不病而皆爲膏腴者圩之爲利也然水土鬪鬪
從昔善壤卿聿脩稼政巨防屹然有懷勤止深用歎
嘉 以大理寺主簿薛季宣於黃岡麻城立官莊二
十二所 金去金銀坑冶之稅不禁民採

九年

金大定十三年

春正月辛未王炎王之竒罷乙亥以張

說同知樞密院事沈復鄭聞僉書院事 戊寅遣司

農寺丞葉翥等鬻兩浙諸官田登聞檢院張孝賁等

鬻江東西路四川諸官田郎官薛元鼎拘催江浙閩

廣鬻官田錢四百餘萬緡 閏月戊申以久雨命大

理三衙臨安府及兩州縣決繫囚 魏揆之卒揆之

字子實建陽人初名挺之字元履自少時已有志於
當世晚而應召以起謂可以行其學仕不半歲而不
合以歸君子惜之 二月壬申蠲江西旱傷五州逋
負 丁亥特贈蘇軾爲太師 三月甲午禁北界博
易銀絹 丙辰復分淮南安撫司爲東西路 夏四
月巳丑皇太子解臨安尹事 五月壬辰朔日食
六月巳丑戒飭監司守令勸農 秋七月金復以會
寧府爲上京 八月丙子臣僚言江西連年荒旱不
能預興水利爲之備於是乃降詔曰朕惟旱乾水溢
之災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未告病者備先具也豫

章諸郡縣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實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槁意水利不修失所以爲旱備乎唐韋丹爲江西觀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一千頃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廣也農爲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穀也今諸道名山川原甚衆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潴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歟其爲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乎繇行水勿使失時雖有豐凶而力田者不至拱手受弊亦天下相因之理也朕將即勤惰而寓賞罰焉

九月丙申梁克家等上中興會要 庚子命盱

貽軍以受書禮移牒泗州示金生辰金使不從 冬

十月辛未梁克家罷克家時獨相貴戚權幸不多假

借而外濟以和前月以議金使朝見受書儀朝廷欲

移文泗州示金生辰使完顏襄使正其禮克家以為

不可與張說不合遂求去出知建寧 甲戌以曾懷

為丞相鄭聞叅知政事張說知樞密院事沈復同知

院事 十一月戊戌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明年

為淳熙元年 十二月甲子沈復罷乙丑以姚憲僉

書樞密院事

宋元通鑑卷八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五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八十五

起甲午至丁酉凡四年

孝宗五

淳熙元年

金大定十四年

春正月丙午禁兩淮耕牛出境以

交陞入貢詔賜國名安南封南平王李天祚為安南

國王二月癸酉虞允文卒先是帝密詔趣師期允

文奏軍須未備帝不樂至是帝遣二介持御札賜之

介至而允文卒數日矣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始

以父祺任入官繼舉進士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忠勤

無二有文學多著述贈太傅謚忠肅命鄭聞代爲宣
撫史臣曰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爲安實係乎
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刻期而往志雖未就其
慷慨任重豈易得哉三月省文武階左右字出

爵募民賑濟夏四月己卯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

僉書樞密院事詔舉制科六月戊寅曾懷罷先

是臺官詹允宗季棠論事因中懷懷遂求退且乞辨
明誣謗大理寺根究無實乃貶責允宗及棠言者又
論姚憲與允宗等通謀陷懷以取相位乃罷憲以葉
衡代之以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觀先是陳俊卿劉

珙薦熹為樞密編脩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錄
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遂有是命 秋七月
壬辰復以曾懷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八月己未張
說罷帝廉知其欺罔也 書以楊傑僉書樞密院事

九月乙酉朔以曾覲為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丙

寅鄭聞卒 十一月甲申朔日食 戊戌以龔茂良

叅知政事茂良先為廣東提刑建學右文掩骼埋胔
卓有善政及為江西運判而救荒之功尤著已除禮
部侍郎上亟欲用之手詔問國朝典故有自從官徑
除執政例遂拜叅知政事奏事賜坐上顧葉衡及茂

良曰兩叅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上從容曰自今諸事毋循私若鄉曲親戚且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迹見於外請詔有司刊定七司法

楊俛罷劉珙服闋再除知

潭州湖南安撫使丙午曾懷罷懷以疾辭乃除職

奉祠戊申以葉衡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衡有才智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人謂出於曾覲先是辛棄疾知滁州滁州罹兵燼井邑凋殘棄疾寬征薄賦招流散民兵議屯田乃剏莫枕樓繁雄館辟葉衡雅重之至

是衡入相力薦棄疾慷慨有大畧召遷提點江西刑
獄平劇盜賴文政有功歷遷湖南安撫使 十二月
丁巳以李彥穎僉書樞密院事壬申以沈復爲四川
宣撫使 是時臣寮言出賣官田二年之間三省戶
部困於文移監司州郡疲於出賣上下督察不爲不
至始限一年繼限二年已賣者纔十三已輸者纔十
二蓋賣產之家無非大姓估價之初以上色之產輕
立價貫揭榜之後率先投狀若中下之產無人屬意
所立之價輕重不均莫若且令元佃之家着業輸租
猶可歲得數十萬斛從之

二年

金大定十五年

春正月癸巳前宰相梁克家曾懷坐擅

改堂除俱落職

三月乙巳詔武舉第一人補秉義

郎堂除諸軍計議官

夏四月乙卯賜禮部進士四

百三十六人有蜀人楊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

二事其一謂妃嬪滿前聖意幾於惑溺其一謂策士

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言是以談兵爲諱論兵爲迂

也上覽不悅置之第五是科得羅點巳巳宴輔臣

于玉津園帝謂葉衡等曰朕嘗觀無逸篇見周公爲

成王歷數商周之君享國久速真後世龜鑑衡等奏

曰陛下能以無逸爲鑑真社稷無窮之福也帝又曰

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爲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爲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爲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爲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龔茂良與周必大薦宜黃知縣劉清之召入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願陛下廣覽兼聽并謀合智清明安定提要挈綱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

不可變弊不可革者變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間耳又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賢否謂道義之臣大者可當經綸小者可爲儀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政小者可使立事至於專謀富貴利達而已者下也二曰正名實今百有司職守不明非曠其官則失之侵願詔史官考究設官之本意各指其合主何事制旨親定載之命書依開寶中差諸州通判故事使人人曉然知之而行賞罰焉三曰使材能謂軍旅必武臣錢穀必能吏必臨之以忠信不欺之士使兩人者皆得以效其所長四曰聽換授謂文武之官不可用違其

才然不當許之自列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
行材略及文武藝每歲互舉堪充左右選者一人於
合入資格外稍與優獎帝深然之五月辛卯諭宰
相以朝政闕失士民皆得獻言趙雄奏事上曰今夏
蠶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奏孟子論王道始於不
饑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好高論耻言農事微有西
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曷嘗不以理
財爲務且不獨此士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
畝內五十畝爲人所據亦投牒理索否雄曰陛下志
在大有爲敢不布堯言書之時政記 庚子命鄂州

都統李川調兵捕茶寇。呂祖謙訪朱熹于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錄成，祖謙歸熹送之。至信州之鵝湖寺，陸九齡、陸九淵、劉清之皆來會講，各執己見，不合而罷。時九齡改興國軍教授，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搖旁郡，人心震懾。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劫者，過其門必相

戒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及至興國地濱大江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不滿歲以繼母憂去六月庚戌以沈復同知樞密院事罷四川宣撫司是月茶寇自湖南犯廣東時盜連起湖湘辛棄疾悉討平之遂奏疏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全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殺掠吏民死且不顧至煩大兵翦滅良由州以趣辦財賦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州不敢問縣以並緣科歛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

民郡以聚歛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
民以兼并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爲盜去將安
之。夫民爲國本而貪吏迫使爲盜。今年勦除。明年刻
盪。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欲望陛下深思致
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申飭州縣
以惠養元元爲意。有違法貪冒者。使諸司各揚其職。
無徒按舉小吏以應故事。自爲文過之地。詔獎諭之。
又以湖南控帶二廣。與溪峒蠻獠接連。草竊間作。豈
惟風俗頑悍。抑武備空虚所致。乃復奏䟽曰。軍政之
敝。統率不一。差出占役。畧無已時。軍人則利於優閑。

窠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以故教閱廢弛逃亡者不
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姦民無所忌憚緩急則卒伍
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未決傷感損重
為害非細乞依廣東推鋒荆南神勁福建左翼例別
朔一軍以湖南飛虎為名止撥屬三牙密院專聽帥
臣節制調度庶使夷獠知有軍威望風懾服詔委以
規畫廼度馬櫟營壘故基起蓋砦柵拓步軍二千人
馬軍五百人僉人在外戰馬鐵甲皆備先以緡錢五
萬於廣西買馬五百匹詔廣西安撫司歲帶買三十
匹時樞府有不樂之者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

能奪經度費鉅萬計棄疾善幹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辦者期一月飛虎營柵成違坐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未繪圖繳進上遂釋然 秋七月辛丑有

星孛于西方

八月丁丑以左司諫湯邦彥爲金國

申議使

九月乙未葉衡罷初帝諭執政選使求河

南陵寢地葉衡奏湯邦彥有口辯宜使邦彥請對問所以遣知薦出於衡恨之因奏衡對客有訕上語帝

大怒罷衡

丁未沈復罷

贈趙鼎太傅追封豐國

公謚忠簡

高麗將趙位寵高麗西京留守也以慈

悲嶺至鴨

江四十餘城叛附于金金主曰朕懷綏

萬邦豈助叛臣為虐執其使付高麗位寵伏誅 閏

月丁巳以李彥穎叅知政事王淮僉書樞密院事

冬十月戊寅朔賞平茶寇功湖南江西廣東監帥黜

陟有差 十一月戊午提點坑冶王揖進羨餘十萬

緡詔却之 十二月甲午議放天下苗稅三之一大

臣言國用不足乃止

三年

金大定十六年

春正月甲寅以常州旱寬其逋負之半

乙丑振恤歸正人 二月壬午蠲兩淮教閱民兵夏

稅 甲申賜韓世忠謚曰忠武 汪應辰卒應辰字

聖錫玉山人歷官端明殿學士接物溫遜遇事特立
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檜死始還朝剛方正直敢
言不遜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張栻呂祖謙深器許
之告以造道之方嘗釋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易懲
忿窒慾書剛制于酒懲窒剛制皆克勝義可不常省
察乎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尤篤友
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 壬申
立任子叅選覆試法 三月丙午朔日食 夏四月
己亥詔諸路提刑歲五月理囚 金翰林學士徒單
子溫進所譯史記西漢書貞觀政要白氏策林金主

命頒行之遂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脩官溫廸
罕締達教以古書習作詩策 六月甲午召朱熹爲
秘書郎不至時熹主管台州崇道觀龔茂良言熹操
行耿介遂有是除熹以祠觀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之
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也力辭不
至會復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遂改主
管武夷山冲佑觀 除呂祖謙秘書郎國史院編脩
官以脩撰李燾薦重脩徽宗實錄 是月湯邦彥至
金金人拒不納旬餘乃引見夾道之士皆控弦露刃
邦彥怖不能措一辭而還帝怒其無狀詔流新州自

是陵寢之議遂息 秋八月乙亥以王淮同知樞密

院事趙雄僉書院事 除劉清之通判鄂州鄂俗計

利而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病則聽於巫死則昇諸

火清之皆諭止之 九月李浩卒浩字德遠臨川人

歷吏部侍郎權貴嗾諫議姚憲論罷浩少力學爲文

辭及壯益沉潛理義立朝慨然以時事爲己任忠憤

激烈言切時弊以此見忌於衆平居未嘗假人以辭

色不知者以爲傲或譖於上前上謂斯人無他在朕

前亦如此非爲傲者小人憚之誘以祿利正色不回

謀害之者無所不至獨賴上察其衷始終全之爲郡

尤潔已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生奉養如布衣
時風裁素高人不敢干以私 冬十月丙子立貴妃
謝氏爲皇后 后丹陽人 幼孤鞠於翟氏因冒姓翟及
長被選入宮侍太上皇后 后以賜帝累位貴妃 夏后
崩中宮虛位 妃侍帝過德壽宮 太上諭帝立之復姓
謝氏 丁丑命臨安守臣嚴禁踰侈 庚辰詔曰鬻
爵非古也夫理財有道樽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
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饑有
裕于衆者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 十二月以
袁樞所編通鑑紀事賜東宮與陸贄奏議併讀曰治

道盡于此矣

四年

金大定十七年

春正月丁卯班淳熙曆

高麗致貢于

金高麗遣使謝金不納叛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為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也 二月乙

亥帝視太學命祭酒林光朝講中庸遂視武學學官諸生進秩賜賚有差傅伯壽上言從祀於文宣廟者皆當時門弟或歷代之名儒固無可議武成之廟所從祀者出於開元銓次失於太雜太祖去白起之像高宗黜韓信而陞趙充國黜李勣而升李晟去取之

間皆所以示臣子之大節也然王翦無異白起而彭越臣節不終亦同韓信王僧辨雖平侯景反連和于齊吳明徹雖取河南然爲周所俘不能死節辛孝寬楊素慕容恪長孫嵩慕容紹宗宇文獻王猛斛律光于謹或本生夷狄之裔或屈節僭偽之邦豈足多錄若夫尹吉甫之伐玁狁召虎之平淮夷皆有周之名將陳湯之斬單于傳介子之刺樓蘭馮奉世之平莎車班超之定西域皆爲漢之雋功在晉則謝安石祖逖在唐則王忠嗣張巡皆闕而不錄宜詔有司討論使知夫貶夷狄之類者所以尊中國黜不忠之節者

所以正君臣去嗜殺之暴者所以尚仁義而為勸沮者大矣尋詔武成王廟升李晟於堂上降李勣於李晟之次仍以曹彬從祀 金葬宋遼宗室于河南廣寧舊陵 三月己酉龔茂良呂祖謙等上仁宗玉牒徽宗實錄祖謙入對上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

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
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
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
關鬲脉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
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
內則懼為陛下所遣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議所
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
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
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
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

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
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
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
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
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
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
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
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
郎夏四月甲午給歸正官子孫田屋六月丁丑
罷龔茂良自葉衡罷茂良行相事會帝思史浩自明

州召爲醴泉觀使兼侍講茂良亦覺眷衰求去帝曰
朕以經筵召浩卿不須疑旣而曾覲欲以文資祿其
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覲因茂
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
之光祖曰叅政能幾時茂良奏曰臣固不足道所惜
者朝廷大體帝諭覲往謝茂良取光祖於臨安府杖
之御劄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帝遣使諭復位會
覲黨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
朝繳還詞頭帝怒罷光朝光朝與茂良同里茂良遂
引疾求去出知建康茂良猶手䟽恢復六事帝曰卿

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廓然因劾之遂責降英州安置父子卒于貶所茂良字實之興化人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論茂良者謂其迎合上意希冀復留及朱熹得其疏稿事雖恢復極論不可輕舉深歎惜之已卯以王淮叅知政事秋七月乙酉罷王雱從

祀孔子 八月辛巳禁耕牛過淮 九月丁酉朔日

食 冬十一月庚子以趙雄同知樞密院事壬戌太

白晝見 是月詔著作郎呂祖謙詮擇國朝文章發三館四庫之所藏裒摺紳故家之所錄斷自中興以

前彙次來上先是有聖宋文海一書乃坊間刊行去
取未精名賢逸士之文尚多遺落時帝右文故有是
詔 十二月乙亥大閱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五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五

一四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八十六 戊戌一年

孝宗六

淳熙五年

金大定十八年

春正月辛丑侍御史謝廓然乞戒

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未幾秘書郎趙彥

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

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

矣而別為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偽

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

惡所在以變士風帝從之 丁巳陳亮詣闕上書曰
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
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
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
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
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
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
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
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
敵及秦檜倡邪議力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

下之氣憤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
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讐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
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爲何事也况望其憤故國之耻
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
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
自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
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
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
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
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旣絕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

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讐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導陛下以有爲决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黃池

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便也。自和好之成，蓋已有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畧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鵬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

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命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城郭宮室政教

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反，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郟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

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况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讐，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讐，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

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

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
京師嘗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
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
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
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
而進不求度外之竒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
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耻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
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
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
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

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
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耻而終
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
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
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
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
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
英偉竒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
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
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

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徽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耻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

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耻於爲役矣徒使神
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旣多銳然南北征伐卒乖聖意
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
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
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
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
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而
卒爲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
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
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况秦

檜盡取而沮毀之。忍耻事讐。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税。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闕。甚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畧。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

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畧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三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主其地，自此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倣以全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蕃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

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

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
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
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
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
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
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
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爲強梁
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
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
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

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

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畧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
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
士人之沉鷲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
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
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
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
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
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
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
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

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讐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攷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

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
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
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
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
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
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屬志復讐足以
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
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
小孺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
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

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帝赫然震
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種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
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覲知之將見亮亮耻
爲覲所知踰垣而逃覲以其不詣已而不悅大臣尤
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
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
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讐不肯即安
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
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
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

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怯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舉。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

可以爲百五六十一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
事勢昭然而効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
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
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
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
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頽墮不復知讐
耻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
憤使人人如報私讐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
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
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

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
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
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
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
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
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爲
大臣論者其畧如此書旣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
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
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
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爲考

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嫌之即繳狀以
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帝知
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
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剗其牘于地亮遂得免居無何
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由
亮聞于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于
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
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
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
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

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抄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
爲工以涵養爲正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
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
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
胥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

二月辛未申嚴武臣呈試法詔二廣毋以攝官人

治獄 甲申雨土 三月丁未李彥穎罷壬子以史

浩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己未以王淮知樞密院事趙
雄叅知政事帝謂浩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卿久矣

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時曾覲王抃甘昇三

人盤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赴建康，過闕入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扞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息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丙寅，以范成大叅知政事。辛未，知紹興府張津進羨餘四十萬緡，詔以代民輸和買身丁之半。五月庚子，置武學國子。

員 六月庚午飭百官毋得請托 乙亥范成大罷

知婺州 甲申以錢良臣僉書樞密院事 閏月壬

寅置鎮江建康府轉般倉 秋七月甲子李顯忠卒

顯忠字君錫青澗人初名世輔高宗改賜今名生而

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志復中原見忤秦檜

屢遭廢黜符離之役又爲邵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帝

嘗竒其狀貌魁偉命繪像閣下卒謚忠襄 八月甲

午復制科舊法詔諸路守令曰比年以來五穀屢登

蠶絲盈箱嘉與海內共享阜康之樂尚念耕夫蠶婦

終歲勤動價賤不足以償其勞郡邑兩稅除折帛折

變自有常制當輸正色者毋以重價強之折錢若有
故違重置于法 丁酉詔關外四州增募民兵爲忠
勇軍 史浩薦朱熹知南康軍至南康值歲旱講求
荒政多所全活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
舊爲學規俾守之 九月戊寅賜岳飛謚曰武穆
冬十月戊戌史浩等上三祖下第六世仙源類譜仁
宗玉牒 十一月丙寅詔軍民喧闕者並從軍法甲
戌史浩罷乙亥以錢良臣叅知政事丁丑以趙雄爲
右丞相王淮爲樞密使 十二月庚寅朔頒新定薦
舉式 以劉清之知常州未任上疏曰今日之俗惟

知得而忘義詔令一下仕者曰增秩乎士曰開科乎
兵曰受賞乎民曰蠲租乎有是則欣然奉承否則雖
有良法美意利國而使人謂之空文視之蔑如也蓋
爲治之道有政有教理也義也人心所同謂今世明
於理義者爲難其人不亦誣乎今日當精擇百官求
其明於義理者以爲監司爲學官爲守令爲將帥則
風俗知義上下一心陛下又與大臣端本清源所以
儀刑萬邦者不出於他而舉出於理義將以紹復大
業斯無難矣改知衡州衡自建炎軍興有所謂大軍
月椿過湖錢者歲送漕司無慮七八萬緡疏請于朝

願酌量蠲減不報清之百凡搏節民力稍蘇或有稟
白手自書之吏不預焉作諭民書一編簡而易從每
因月講與諸生輸情論學示以先後本末之序士民
興起部使者以清之不媚已貽書所厚臺臣論罷歸
築槐陰精舍以處從游之士有一善則亟稱而成就
之常歎曰王介甫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
之法今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第出於已者反不
逮舊故上誤裕陵以至於今後之君子必不安於註
疏之學必不局於法令之文二者正則治道自舉矣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六



浙江圖書館



浙 江 圖 書 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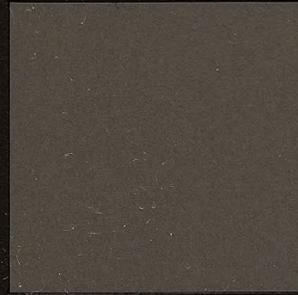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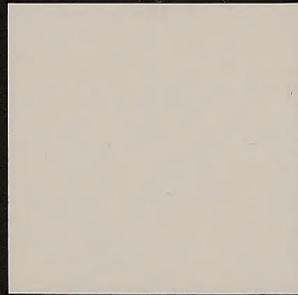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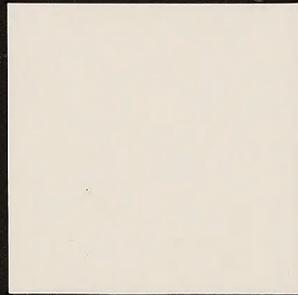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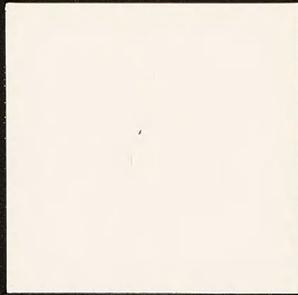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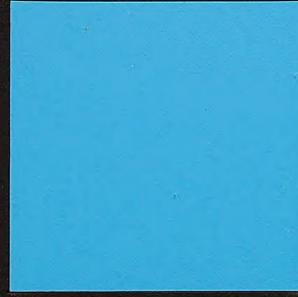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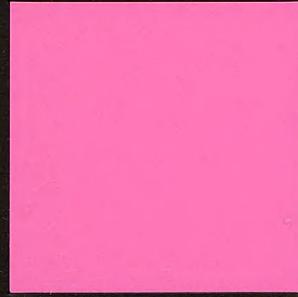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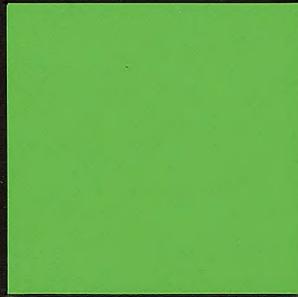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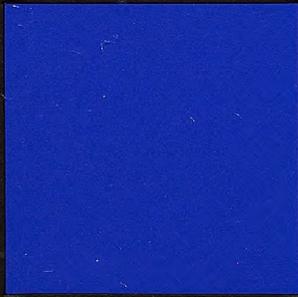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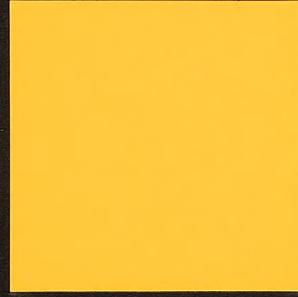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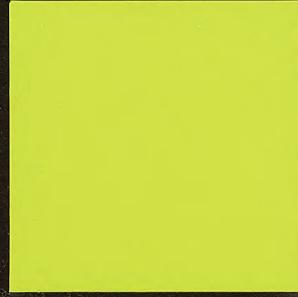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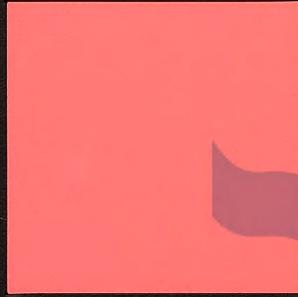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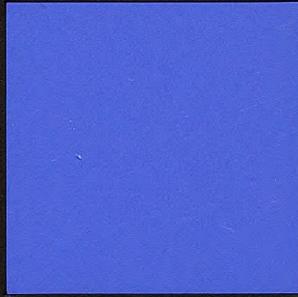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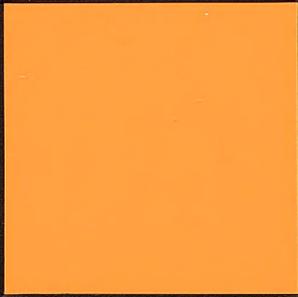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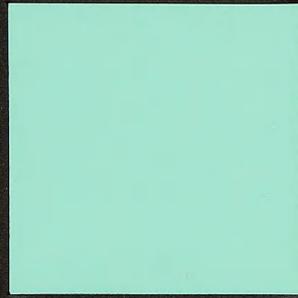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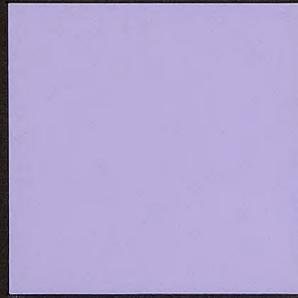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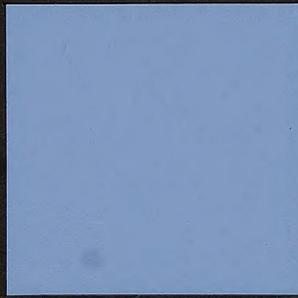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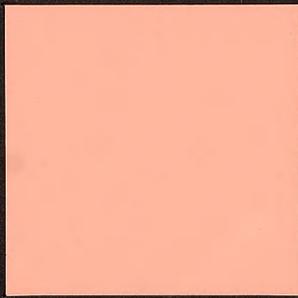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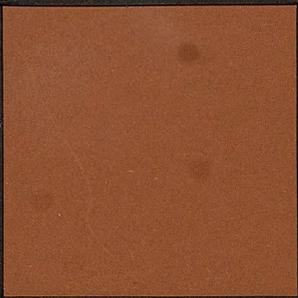
甲 登記號：020000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